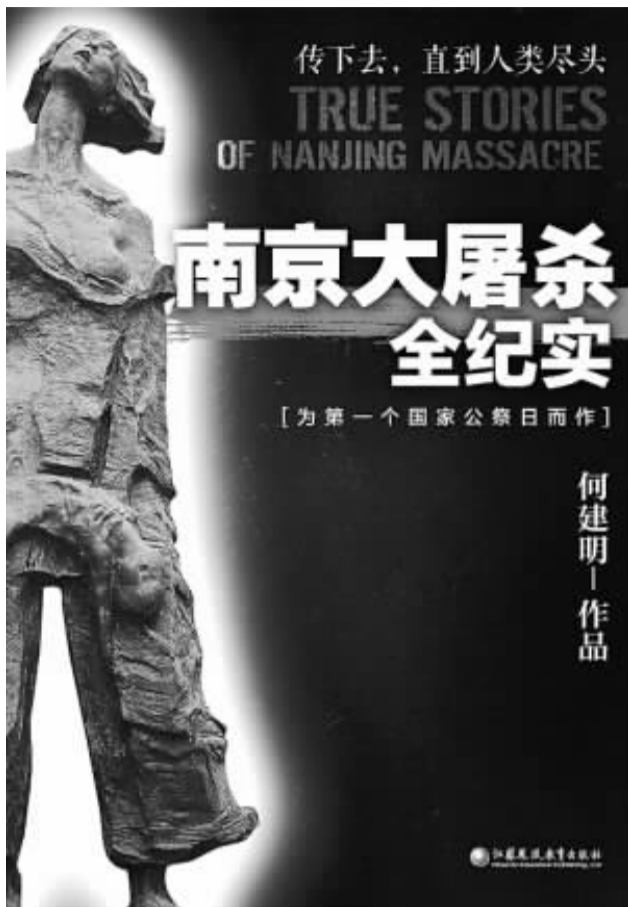


好书推介

# 迟了七十七年的 国家公祭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何建明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何建明

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10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却，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10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中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距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呵！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如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定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才意外地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本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宣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公祭！必须公祭！这既是对自己死难同胞灵魂的安抚，也是给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

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77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

读书有感

## 千古名臣自风流

读《宋史·范仲淹列传》有感

芷兰

看《宋史》，读《范仲淹列传》，往事越千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秋，宋夏边境。一座孤城嵌入西夏腹地，那不是大顺城吗？落日的余晖中，一位满鬓风霜的将军在城中视察防务，他便是宋军副帅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虽数遭贬谪，历尽艰辛，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

夜未央。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边地悲声随着号角响起，羌声悠扬，寒霜满地。端起一杯浊酒，想起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燕然还未刻上平胡的功绩，回归尚且遥遥无期，夜不能寐，将士们流下思乡的热泪。慨以当慷，忧思难忘，将军随口吟出传世名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这是在我脑海中多次浮现的画面。

甚爱宋代豪放词，尤其是这首《渔家傲》，词境沉雄开阔，格调苍凉悲壮，给宋初充满吟风弄月、男欢女爱的词坛吹来一阵清劲的雄风，对苏轼、辛弃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宋词豪放派，当始于范仲淹吧！

宋仁宗康定元年及庆历三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为北宋守边四年。《渔家傲》、《苏幕遮》等宋词中的名篇即是作于此时。而庆历六年，范仲淹更以一篇《岳阳楼记》而名扬天下，流芳百世。

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诗词散文均有名篇传诵于世。他究竟是文臣还是武将，这个问题曾让我纠结多年。

宋史用了颇长的篇幅记载范仲淹。

范仲淹幼年丧父，虽生活穷困却刻苦读书，并少有大志。孟夫子“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之言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切实体现。断齑画粥，为了学业他尝遍生活的艰辛。寒窗多年，苦心人天不负，范仲淹终于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

多年的从政生涯，范仲淹的角色在地方官和京官之间多次转换。虽然他一心励精图治，可运气总是差了那么一点儿。至少与其子纯仁（范仲淹次子）相比，明显觉得他时运不济。他少时读书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为实现胸中的抱负亦每日闻鸡起舞，夜半而眠，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然而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仁宗皇帝始终没有给他大显身手的机会，难道上天就这样埋没他的才华？难道他的宏伟壮志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抱负？

是金子注定要发光的。西北战事一开，这位杰出的军事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突然自立为帝，建立西夏国，并调集西夏军侵扰北宋延州等地。宋朝边境几十年无战事，边防未修，西夏的突然挑衅让人措手不及。宋军一败涂地，边城尽失。范仲淹奉命于危难之际，被召为天章阁待制。守边数年，他在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上做了很大的改善；他号令严明，爱抚士兵，赏罚分明，为北宋训练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他对诸羌推心接纳，“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被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重新恢复了和平，北宋的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谋略他的眼光让人不得不佩服，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文臣戍边已是常事，所以我依然相信胸中有数万甲兵的范仲淹不是普通的武将，应将他视为儒将！

不以成败论英雄。“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心中永远的痛。“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执政，尽行其言”。作为政治家，他针对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病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厚农桑，修武备，行法制，减徭役。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新政陆续推行。可惜因为保守派的反对，新政在推行一年多后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为革除弊政所做的一切努力转瞬付之流水，死生寻常事，得失何所惧！数十年为官数度被贬，他早已看透世事，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还是去地方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吧！

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史的编撰者脱脱等人以及王安石、朱熹等名人都给予范仲淹极高的评价。他在政治、军事、文学各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他关心教育，下令州县办学，并荐举了一大批学者，为宋代的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其子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广置义庄。纯仁得其忠，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范仲淹父子尽显清官本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不论何时何地范仲淹都心系大宋王朝，为仁宗皇帝和大宋的子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仁宗虽然废除了新政的一切措施，将革新派众人贬谪离京，但他对范仲淹又安抚有加。天性仁孝、宽厚和善的仁宗皇帝也正因有范仲淹诸贤方可开创“仁宗圣治”，而成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范仲淹所处的大宋王朝人杰辈出，群星璀璨。包拯作为历代清官的典范一直被吾辈奉为楷模，而实际上范仲淹为官同样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他的文韬武略，他的清廉从政，他的诗文书才情都让他名垂青史，尤其是他“先忧后乐”的思想更让他成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自宋朝后，这种思想和仁人志士气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历经千秋万载，永在！